

杨国选 著



崆峒 劍俠



敦煌文艺出版社

崆峒剑侠

杨国选 著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崆峒剑侠 / 杨国选.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80587-876-8

I. 崆… II. 杨…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893 号

书 名 崆峒剑侠

作 者 杨国选 著

责任编辑 王宏波(hb008217@126.com)

封面设计 王铁柱

出版发行 敦煌文艺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平凉红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2.25 插 页 2

字 数 389 千

版 次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书 号 ISBN 978-7-80587-876-8

定 价 30.00 元

(敦煌文艺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内 容 简 介

天地玄门崆峒山历史悠久,宗教文化源远流长,尚武精神代代流传,在其神奇的化身之后掩藏着说不完、道不尽的离奇故事和神话传说。

本书以明末清初的乱世为时代背景,围绕李自成兵败北京后,其高夫人于万马军中遴选出八百强兵悍将,隐入江湖,伺机东山再起,图谋大顺天朝大业。为号令将帅和数十万兵士,启动金库,高夫人密制龙凤金剑——乾坤剑,见剑如见闯王。不料,江湖险恶,乾坤剑几经波折……崆峒派传人陈天赐临危受命闯王遗令,聚集江湖儿女,刻苦修炼崆峒武术,揭竿竖帜,誓死保卫乾坤剑,其英雄气概博得天下豪杰之拥戴,令巾帼美女尽折腰,童贞相倾,殉身献爱……演绎出了一曲曲爱恨交加、惨烈悲壮、催人泪下、感人肺腑的故事。

目 录

第一章	江湖血劫崆峒山	
	绿林剑戮陈门惨	(1)
第二章	药侠述说乾坤剑	
	老怪苦授迷踪拳	(30)
第三章	百媚佳丽情无限	
	侠骨柔肠义冲天	(58)
第四章	大漠索魂巧离间	
	魔窟斗阵洗奇冤	(87)
第五章	打擂平凉结仇冤	
	喋血古道震贼胆	(120)
第六章	正气铮铮吟六盘	
	悲歌曲曲奏凯旋	(155)
第七章	招抚原为求其安	
	但悲不见遂人愿	(188)
第八章	除恶未尽遭淫乱	
	钟情女侠盗灵丹	(226)
第九章	千里逐鹿鞑虏寒	
	壮志难酬悲祁连	(254)
第十章	姐妹情深云崖暖	
	英雄难渡鬼门关	(288)
第十一章	髻发修道弃前嫌	
	秣马厉兵暗周旋	(310)
第十二章	浴血六盘保平安	
	崆峒剑侠威名传	(347)

第一章 江湖血劫崆峒山 绿林剑戮陈门惨

1

崆峒山,位于甘肃平凉城以西十三四公里处,乃是北上甘肃省会兰州、宁夏、内蒙,南下川陕中原,西进青海、新疆,东赴晋、冀之枢纽,丝绸古道之瓶颈咽喉,扼守西北之要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山上小径九曲十八弯,峰回路转,庙堂寺院星罗棋布,香烛烟火灿灿,钟鼓声声,诵经余音绕谷,山下溪水潺潺,泾河激湍,龙舟彩船飞波逐浪。山中仙道高僧络绎出没,信男善女云集,文人骚客吟诗挥墨不绝,武林中人、隐士贤人滴居修身养性。虽非天上极乐,亦可与海市蜃楼同日而语。诗曰:

崆峒兀立擅高峰,
仙人舞袖染灵风;
秀色览胜叹无俦,
玄鹤亮翅撒春梦。

黄帝问道访广成,
香烟伴鱼敲五更;
过客泼墨流九州,
泾水滢歌起涛声。

清顺治十二年(明永历九年)正月初一,清晨。

大雪初霁,朔风怒吼。山中积雪盈尺,鸟兽绝迹。远眺近瞻,一派银山雪海。萧萧寒风中夹裹着缕缕苍凉与隐晦。

古道就在这冰天雪地的深山峡谷之中逶迤盘桓。绕过一座银色山崖,峰峦之间,苍柏之中,歪歪斜斜的足迹,踩踏出一条模糊的小径,向翠屏峰

延伸而去。

皑皑山川，纯洁的世界，偏偏被无数肮脏的足履践踏。各路武林人物如脱弦之箭，正从四面八方迫压过来，箭簇所指，竟是翠屏峰下一座小小的庄园。

松林深处，隐约露出这座庄园的屋脊。

此刻，这座庄园已被千百江湖高手团团围困。

山崖上，六七名劲装蒙面白衣素裹之人按剑而立，觐视着崖下的庄园。

突然，又一白衣蒙面人疾掠上崖，向一金衣蒙面人急禀道：

“禀使者，二门主驾到！”

众人急忙回身迎接，只见一锦袍束身的蒙面大汉，率八名金衣随从，兔起鹘落，瞬间已至崖顶。他喊声问道：

“情形如何？可有异象？”

“禀门主，庄园中尚无动静，平凉城防营官军顷刻便至，各大门高手与一些不明身份的人物，亦正全力赶来。”金衣人施礼答道。

金袍人行至崖边，俯视庄园，片刻之后，回首道：

“不论是何来路，倘若擅敢闯入五里之内者，一律格杀勿论！”

金衣人心领神会，转身传令，二名白衣人急掠而去。

金袍人又道：“诸位，我等此次大动干戈，已令天下侧目，既为之，须得不惜一切代价取得宝物，懈怠误事者，以门规处置，概不宽恕，望各位好自为之！”

众人个个寒噤颤酥，目送门主下崖而去。

朔风稍停，远处，隐约传来几声爆竹之声，过年的余音依旧回荡南北二塬、古城山川。然而，这座庄园里却显得死气沉沉，笼罩在愁云晦雾之中。

蓦地，庄园中响起年轻女子尖厉的叱喝之声，打破了这死一般的沉寂。庄园会客厅中，或坐或站，有七八人之余。两桌丰盛的守岁家宴，纹丝未动，热气全无，似已冻成冰砣。正堂前，一对年逾五十的老年夫妻分左右而坐。男的儒生打扮，形貌清癯，连连摇首，叹息不绝，一脸愁苦懊悔之色，这便是庄主陈老爷。陈夫人衣着高雅，满面英气，目中神光闪烁，正冷盯着门旁木椅上跷腿而坐的华贵少妇。

少妇双十年华，容貌妩媚，头上黄巾拢发，身着紧身绿衣，外披火红缎面狐裘，足上，鹿皮靴儿轻掂砖地，十分自得，她便是陈家少爷之妻苏纳尔。其身后，一名十七八岁少女，娇嫩婀娜，持一柄宝剑，肃然侍立。一侧，

婢女银花怀抱一个周岁左右的小儿，坐在红松刨面的小凳上，满面困惑，睇视着少妇。

苏纳尔瞥一眼侍立于母亲身后的丈夫陈天赐，凤目中，闪过一丝怨毒之色，又冷冷一笑，悠然自得地道：

“婆母，倘若交出乾坤金剑，我苏纳尔依旧是陈家的孝顺媳妇，否则……”说到这里，苏纳尔倏地黛眉倒竖，凤目中透出一股冷冷的煞气，扫了一眼在银花怀中熟睡的小儿，粗声横气地“哼”了一声，又将如刀割般的凤眼投向她的丈夫陈天赐。

天赐身着白色儒服，英姿雄伟，虽面容略显疲惫，但超群绝伦的俊逸气魄却未曾稍减半分。正是一个慕煞天下少女的美少年。

此时此刻，他那深锁的眉宇之间，却隐藏着无比愤慨、懊恼和莫可奈何，赤红放大的双目怒视着妻子，握紧的双拳微微颤抖。

对峙片刻，苏纳尔又是一声不屑的冷“哼”，将目光移向了婆婆。

陈夫人暗暗一凛，不觉站起，沉声问道：

“否则怎样？”

“否则嘛……”苏纳尔手腕一抬，向肩后伸去：“金娥，拿剑来！”

“放肆！”陈老爷拍案而起，怒声呵斥。

抱剑少女金娥左右环视，犹豫不决。

陈老爷愤然叱道：“尔来陈家两载有余，家中金银细软珠宝玉器，尔曾一一检视，可曾有什么乾坤剑？家中既无此物，尔当恪守妇道，宁静度日，若这般终日鼓噪，滋生事端，不仅惹人耻笑，辱吾门风，且吾与汝父的交谊将毁于一旦，它日，吾将因汝而羞于相见。媳妇，听老父劝告，用过团圆餐饭，速速回房歇息，休再这般无事生非，令全家老小生气不安！”

陈老爷满心指望媳妇能听他劝告。不料媳妇竟然横眉冷对，反放声大笑起来。天赐见爹爹受辱，怒极喝道：

“贱货！休说家中并无此物，即使有，你也休想得去！”

“此话当真？”苏纳尔面色骤然一冷，阴森森地问道。她边说边站起身来，将一缕厉光投向丈夫。

“不错。”陈夫人接言道。

苏纳尔目中怒光一闪，向陈老夫人步步逼近。天赐挺身挡在了母亲身前。苏纳尔倏地转身，奇快无比地从少女金娥手中抢过宝剑，“呛吱”一声，一柄寒光闪闪的百炼利剑已擎在手中，挽出一团星斗大的剑花，兜胸朝丈

夫点来。陈夫人大惊失色，一手急将儿子推开，一手朝剑脊拍去。岂料媳妇本是虚招，见婆母抬掌拍来，左手骈指如戟，竟向婆母胸前华盖死穴点来，右手反腕叫劲，“嗖”一声，利剑脱手而出，一缕寒光，闪电般朝银花怀中的小儿激射而去。这孩子正是她的亲生骨肉小玉箫。众人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惊呆了，眼睁睁看着利剑“嗖嗖”而去，却无力挽救。陈老爷全身颤抖，闭上了双眼。天赐几乎肝胆俱裂，他嘴巴大张，似要喊叫，却叫不出声来。侍女金娥似要纵身抢出，但双足如生了根一般，难以移动分毫。老夫人急得双目鼓起，赤若滴血，她避过媳妇点穴招式，不顾一切纵身扑向利剑，但相隔丈许，怎能救得？银花见利剑激射而来，吓得魂飞天外，抱紧怀中小儿，闭目待毙。

剑尖已距小儿襁褓不及三寸，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铮”一声，忽见一缕乌光自厅外飘至，将长剑击落于银花脚前。

老夫人长吁一口气，转目望去，只见一个白发老仆拎着炭篓走进厅堂，迎着夫人感激的目光，微微颌首，他向火盆中投入几块木炭，转身离去。老夫人心中一阵轻松，及待转过身来，顿时神色大变。

就在众人目瞪口呆之际，苏纳尔早已抢将上去，扣住了丈夫脉门，频频冷笑，手掌举在丈夫头顶，将落未落。

天赐虽是个身强力壮的英俊少年，但不谙武功。腕脉被扼，无力挣扎。他怒声骂道：

“无耻贱货，你要谋杀亲夫，就便下手，欲得乾坤剑，今生休想！”

“相公，如此说来，乾坤剑果真在家中？”苏纳尔刹那间面带喜色，拍拍丈夫的面颊，娇声问道。

天赐哪知其中利害，今朝被妻子挟制，羞愤难当，不顾一切地吼道：

“不错！”

“吾儿不许胡说。”陈老爷急急出言阻止，怎奈为时已晚。可怜他一介书生，手无缚鸡之力，见亲儿命在旦夕，顿时方寸大乱，手足无措，缕缕焦虑的目光投向了夫人。夫人冷笑一声，缓步趋前，边行边道：

“苏家姑娘，俗语云：虎毒不食子。你不仅要杀戮亲生骨肉，还要谋杀亲夫，看来，你我两家情分已断，请你放开我儿，就此回归你家去吧，无论什么条件，老身都可以答应你。”

“那好，交出乾坤金剑，也就是江湖上所传说的乾坤剑。”苏纳尔厉声道。

夫人沉声道：“陈家实无此物，你亦不必心存幻想。”

苏纳尔双眸一转，皓齿一歪，眉宇间露出阴恻恻的神色，慢条斯理道：

“既无此物，本姑娘愿退而求其次，就怕你不肯答应。”

“有何条件，不妨讲来，只要老身能够做到，一定会允诺。”陈老夫人注目端视苏纳尔片刻后，慢悠悠道。

“我要你立刻杀尽陈家老小，然后写下遗书，将庄内一切财物宝贝尽皆归属于我，而后，汝立刻自行了断，可能答应否？”

“不知羞辱的贱货，休要欺人太甚！你必会遭到报应的。”天赐怒声骂道。

“天赐，稍安毋躁！”

夫人举手安抚儿子，双眼紧盯苏纳尔，脚下缓缓向前移动，意在伺机突袭，救出亲儿，不料被苏纳尔看破。她急闪至天赐身后，骈指如戟，抵挫在丈夫腰间命门穴上，厉声喝道：

“老鸡婆，你若再敢前行一步，本姑娘指力一倾，立时毙了乳臭小狗！”

双方对峙，相距咫尺，陈夫人若能稍微靠近，便可出手救人。此刻，她不敢贸然出手，只好驻足，凝神静气地注目苏纳尔。俄顷，她蔼声蔼气地问道：

“苏姑娘，何必一定要赶尽杀绝呢？此间一切，可以留之于你，我陈家老小愿远走他乡，永不归来，至死不得反悔，如何？”

“老猪狗，你走得了吗？实话告诉你吧，庄园十里之内，早已布下天罗地网，不交出乾坤剑，你陈家庄园连一只鸟也休想飞出去！”苏纳尔冷笑道。

夫人心中大骇，暗自倒吸一口冷气，方知事情并不如她想象的那样简单。她竭力抑制内心的慌乱，急急问道：

“如此说来，你有不少同谋？”

“不错，远处不说，仅庄园五里之内，就有数百名一流高手，正剑拔弩张，只待本姑奶奶一声令下，你陈家将鸡犬不留。你以为我是冲着你家的那些家财来的，抑或是真正爱上你家的孱头小儿？真是蠢懒之极，不知天高地厚。老贱货，你若识相，就乖乖交出那宝物，姑奶奶或者可以网开一面……”苏纳尔得意洋洋，高声大气地答道。

“唉！作孽啊！……有种你就下手吧！”陈夫人闭上眼睛，长叹一声道。

苏纳尔顿时满眼显露杀机，她咬牙切齿地道：“如此说来，老猪狗宁可家毁人亡亦不肯献出宝贝了？……那……那就休怪姑奶奶心狠手辣！”

苏纳尔说着话，力运指端，便要出手。

“且慢！苏姑娘进得我家门来，我一家老小待你不薄，何曾怠慢于你，你今日却要诛杀吾全家，难道你真为其莫须有的东西让我全家不明不白地命丧黄泉吗？俗语云：‘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虎毒不食子。’你出手如此之狠毒，连同自己的夫君和儿子皆不放过，到底所谓何来，你到底是何许人也？”

“哼！哼哼……姑奶奶明人不做暗事，就让尔等死个明白。我实话告诉你们，我乃平西王吴三桂义女贾英儿是也。想那昔日，我义父身为边关元帅，忠君护国，大明皇帝对他恩宠有加，锦衣玉食荣华富责任凭享用，我父女情深义重，孰料闯贼祸乱天下，逼我帝梅山升天。我父前有清军兵临城下，炮火相击，后有闯贼拼力厮杀，断其粮道水源。吴大帅……噢！我义父早已对闯贼恨之人骨，慨叹不能剥其皮、食其肉、饮其血，安能投之贼寇殿下，封王拜相，让天下人耻笑，落个不忠不孝叛逆之恶名，他宁可将山海关拱手让于外敌，亦不会效命流寇乱匪乌合之众，让闯贼徒劳天下，不得成事，万世为贼。而今，我义父虽已降清，贵为王侯，但难保大清的这位小皇帝永不变脸，摄政王和他的两个弟弟甚是多有疑心。我义父从一名被俘的所谓‘忠义将军’那里得知乾坤剑一事，他对那宝物势在必得，以之作为日后保身立命与清廷暗中对峙抗衡的筹码。当然，天下枭雄争相夺之，清廷不乏频频出动大内高手。狡兔三窟，为掩朝廷耳目，父帅命我代他行事，并收买江湖黑道龙虎门，暗中相助与我。姑奶奶并非平庸之辈，做事向来有的放矢，为了此等宝物，我于两年前化名苏纳尔，就已经暗地设下这桩姻缘之局。凤落鸟巢，虎落平川，我下嫁鼠辈小儿，付出千金之躯，躺新婚之榻犹若卧薪尝胆，如非洞察清楚乾坤剑之去向，姑奶奶今日能与尔等摊牌，以兵刃相见么？乾坤剑乃是非之物，落入谁人之手都将逃脱不了血光之灾，尔等一介贫儒，与草民无异，死当其所。尔等还不快快交出宝物受死？”

侍女金娥情急之时，急掠至苏纳尔身后，叫一声：

“小姐……你……你……你还是……还是……”而后，她嘴唇翕动，喻气吞声含混不清地说了一句什么。

“你说什么？”苏纳尔一愕，回首顾盼。

陈夫人目中异光一闪，闪电般欺身跃上前去，挥掌疾劈苏纳尔后颈。

金娥惊呼一声，移足急退。

苏纳尔顿感脑后生风，便知夫人已觑隙而入，说时迟，那时快，急忙松

开丈夫脉门闪避。凡人不到迫不得已，决不肯与他人同归于尽，苏纳尔更顾惜自己的性命。她本可以点毙丈夫，但却躲不过陈夫人致命一击。

“贱婢误我！”苏纳尔暗骂一声，便立时举掌相迎，与夫人斗作一处，她口中叫道：

“金娥，擒住小狗。”

银花俯身拾起长剑，一手紧抱小玉萧，一手执剑，挺身上前，剑尖直抵金娥锁喉下，逼住了少女金娥。

金娥拿架作势，准备应战，如漆眸子睨视不定，不住朝门外示意，似要他们快走。

银花虽有所察觉，却不敢造次托大。陈天赐则急火攻心，怒愤交集，他心绪大乱，恨不能将这个冤家立时毙于拳脚之下，哪里顾得上看她的眼神。

“银花姐姐，速带我爹爹出厅，我来杀了这贱婢！”天赐夺过银花手中长剑，饿狼般朝金娥扑去，挥剑疾刺。

银花略一迟疑，返身拉住老爷衣袖，抢出厅去。

夫人见老爷与银花已安然脱身，心中一宽，急对儿子道：

“赐儿，还不快走！”

天赐哪里肯听，双手握剑，胡乱猛斩猛劈，剑剑不离少女要害，迫得她满厅乱躲。金娥看似慌乱，实则一进一退，奇妙异常，每每从剑锋下闪身避开。偶尔出掌发招，当掌力将及天赐身躯之际，却又急呼“闪避”。不一刻，还招之术便若乌云般散乱，歛噓连连。见他不依不饶依旧一味迫杀，芳心中好一阵埋怨。

夫人只当天赐无法脱身，挥掌迫退苏纳尔，抽身敌住金娥，喝令天赐快走。金娥神情一振。她早知夫人早年曾随胞兄走镖车，一身功夫自非等闲，哪敢容其近身，急横飘数尺，抖擞精神应战。忙中之隙，朝天赐膘去一丝似嘲非嘲的笑意。

“赐儿，你走是不走？”

“母亲，要死死在一处，孩儿不走！”

夫人迫退金娥，一把拎住儿子后领，怒声骂道：

“不孝孽畜，留此何益？速护你父逃生，休要在此等死！”

夫人说罢，反手一掌，击在天赐面上，“快走！”

天赐泪如雨下，跪地连拜三拜，道：

“母亲，孩儿誓报此仇！母亲保重，孩儿走了。”拜罢，起身大哭，向外急奔。

苏纳尔柳腰一扭，横里飘至，拦住丈夫去路。

“贱货！我与你誓不共存！”天赐睚眦俱裂，双手握剑，全力刺出。

苏纳尔一身所学虽不入流，但对付丈夫这等凡夫俗子，则游刃有余。只见她挥掌拍开来剑，跨前一步施展擒拿手法，左手去扣丈夫右手脉门，右手以八成功力拍向丈夫前胸，右膝猛提，撞击丈夫下阴。挡架出招，一招三式，招招阴险歹毒。无论哪一招使实了，天赐纵有三条命，也得蹬腿毙命。他内心慌急，脚下踉跄后退，脊背抵住了屋柱，心随意动，迅速绕过另一侧。他手中长剑运力胡乱挥劈，倒也虎虎生风，令人不敢轻撄其锋，总算化险为夷。苏纳尔面带寒霜，缓步趋近。

天赐也知妻子所学功夫虽不如何高明，但对付自己绰绰有余。他缓缓绕柱移动，与之周旋。

苏纳尔杏目圆睁，抢上前来，步步相逼。天赐挺剑疾刺。

苏纳尔也毫不示弱，纵身拔起七尺，头下脚上旋转自如，以一个下弦月，左掌劈向丈夫颈项，右掌劈向丈夫持剑手腕。天赐哪里见过这等阵式，竟怔怔地望着凌空降下的妻子，忘了出剑，忘了躲避。正惊愕间，突觉腕上一痛，手中长剑已被夺去，对方另一掌又急劈而来。他本能地退了一步。妻子五指从胸前划过，胸前衣袍顿时“吱啦”一下裂开一条尺许长的口子。

“赐儿，闪开！”一声惊呼，将他从痴呆中唤醒。但见一缕寒光已闪电般当胸点来。森冷的剑气咄咄逼人，仿佛已透肌而入。

苏纳尔面带猫逗老鼠的狞笑，似乎并不想给他一个痛快，剑锋略略一侧，疾削天赐手臂。

“呛啷”一声，就在须臾之间，横空飞来一物击中剑身，落于地上。

夫人神情大振，一跃而起，挥掌扑向苏纳尔。

“啪”声响起，苏纳尔的肩头重重挨了夫人一掌。

苏纳尔见屡屡有人暗中出手，怒吼一声，扑向夫人。

金娥姑娘轻轻吐出一口气，见天赐犹豫不定，仍不肯离去，美目一转，叫道：

“小姐，你在此缠住二人，我去外边擒人。”

“先施放讯号！”苏纳尔边斗边道。

金娥慢应一声，瞥视了一眼天赐，忽闪身而出。

天賜略一躊躇，見母親暫时无甚危險，因惦记父親安危，俯身抄起火鉗，急緊迫而出。

二門旁，金娥含笑婷立。

天賜出得門來，見狀略略一怔，火鉗一舉，便要出手。

“且慢。”

“賤婢，有何話說？”

少女擺擺手，四下一望，低声道：

“相公，此間已非善地，周圍十里，埋伏着無數一流高手，訊號一發，必將聞風而動，請火速護送老爺及小少爺向西沿涇源道逃走，遲則不及！記住，日後若欲報仇，除非學成絕世武功，否則萬萬不可行走江湖！”

天賜見她并无惡意，將信將疑，他放下火鉗，低聲問道：

“你們如此大動干戈，到底為着何事？”

“生靈本無罪，金玉敗其中，無非為着乾坤劍。快走吧！別為夫人擔心，小女子將暗助夫人脫身，快走！”少女催促道。

“請問姑娘，為何要冒殺身之險救我全家？”天賜遲疑地問道。

少女剎那間面若桃紅，羞答答低下頭，道：“只因……若是有緣，日後相見便知因由……”

天賜見狀，心中泛上一股難以言狀的波動。怔了怔，抱拳施禮道：“金娥姑娘，大恩不言謝，小生將銘記終生，有緣再圖回報！”

少女閃至一側，頭垂得更低了，她喃喃道：“小女子并非金娥，我叫……”

蓦地，她神色陡變，從懷中取出一柄玲瓏短劍，塞在天賜手中，急促地道：

“此乃家傳信物，小心托管。……快！蘇家小姐與陳夫人出來了，快走！”

“如此，家母便托付姑娘了，小生就此拜別！”天賜雙手搭拱深深一揖，稍頃，拔足飛奔而去。

少女望着他的背影，嬌面之上，露出無限地惆悵。

這時，後門大開，數條身影躍上馬背，向西倉皇而遁。後院廂房涌出三四十名丫頭女仆、厨役家丁，四散落荒而逃。

“嗖嗖嗖”三只起花騰空而起，晃若流星，放射出五彩光華，冉冉散落云嶺峽谷。

霎時，周圍十里之內，星光四射，此起彼落，無數身影，勢如疾猴穿梭，

朝翠屏峰下的塔院蜂拥而来。

马蹄噔噔，嘶鸣啾啾，喊声雷动，剑光刺目，杀气腾腾。稍顷，陈家庄园中浓烟滚滚，火光冲天，弥漫半壁山头。

2

“得得得……”三匹健马在深山峡谷之中奋蹄疾驰，腾起团团雪雾。

一白发老仆在前趟道。此刻，他腰间多了一柄连鞘长剑，狐皮帽下，目中精光闪烁，警觉的目光远眺近瞰，频频扬鞭催马。

陈老爷紧随身后，面色惨淡，若茄落霜，蔫兮兮前俯后仰，一路长吁短叹。

掩杀之声渐次远去之后，天赐勒马站住，回头向来路望去，而后，惨然问道：

“银花姐姐，你说我母亲她可否脱险？”

银花心中犹如十五只桶打水，七上八下，心中无数，却肯定地答道：

“能！夫人一贯行事周密，聪慧机警，非常人所能及。她恐早有脱身之策，不然老爷怎肯割舍夫人？”

天赐闻言，面额上显现出光艳之色，回头拍马疾驰。虽说各人的坐骑来自丝绸古道，皆西域名驹，善行山路，脚力甚健，但僻阴小道上积雪盈尺，一步一滑，马儿十分费力。又急行半个时辰，五人三骑驰入一片松杉密林之中。

明障易显，暗碍难觅。此时树丛中早已露出一双覬覦的眼睛，注视着匆匆而过的身影，随即钻出一名精悍汉子，行至道旁，俯身探视蹄印，犹豫不决地将手伸进了羊皮马褂中。

“呃……哼！”半声闷响，壮汉倒地而毙。

距壮汉十几步远的几棵大树后，闪出四名僧侣打扮的人。为首者是位五十余岁的老者，另有三人皆是三十余岁。那老和尚掠上前来，翻转死尸，伸手从他怀中掏出一匣起火，自言自语道：“阿弥陀佛！又一名贼人暗盗。所幸未将讯号燃放……”说罢，将手一挥。

一名年轻僧人大步趋前，双手合拢，禀老者道：

“智顺禅师，吾等开戒杀生了，阿弥陀佛，孽缘！孽缘！”

“普救天下苍生，乃我崆峒佛门法界之遗风，更何况以蝼蚁小虫而换蟒

龙，以利换义，以小取大，孰轻孰重，尔等可掂量否？”智顺和尚沉声道。

“徒儿顿感觉悟。”那年轻僧人言罢，禅杖一伸，将死尸挑落山洞。

“去也。”四僧顺着蹄印，施展轻功，向前疾射。

半个时辰后，前方山腰上，出现四点黑影，拐过山嘴，而后湮没。

智顺和尚猛提一口丹田真气，如脱弦之箭，电射而去，身后三僧，功力稍有不济，遂渐渐落后，仍然全力疾射。奔出数里，智顺和尚面额上异色闪动，身形骤收，他脚尖点地，腾空飘起，轻轻点落于一株苍松枝杈上。

“来者何人？快快现身于此！”

侧旁林中，掠出四名大汉，身披白色披风，手按怀中剑柄，一字排开。智顺和尚持杖掠前数丈，驻足打量。三僧赶至，微微喘息，眉目警觉，小心戒备。

“何方施主，造访我崆峒净土，意欲何为？”智顺和尚再次沉声问道。

四人方欲搭话，突一大汉面露惊喜，急忙扯下肩上披风，躬身施礼。

“大师，请了！”

智顺和尚面带讶色，上下打量一番行者装束后，随即微微一笑，双掌合十，口诵佛号：

“阿弥陀佛！原来是名贯江湖的华山四剑客。四位道友造访，难道也为此宝？”

“是也。华山派、武当派、少林派、峨眉派与崆峒派皆以剑术蜚声结盟，弘法樵武，普度众生，一门有难，携手共扶，亲若鱼水。方今我四人闻得噩讯，日夜兼程赶来，不想途中邂逅，莫非来迟了不成？”一名汉子趋前一步，躬身答道。

“阿弥陀佛！迟乃是不迟，不迟乃是迟。魔劫将起，荼毒众生，我佛八百子弟，在劫者难逃，然佛谕未达，众弟子无所适从，无依为命，奈何？奈何？”

“请大师指点迷津，兴许天不绝我道友。”四剑客皆道。

智顺和尚目注道上蹄印道：“四位既与我崆峒佛门有渊源，今来此相助，贼众必有所觉察，恐亦在劫难逃。当务之急，并非自保，而在效法我佛，舍生取义，普度众生，以成正果。”

来者四人似有所悟，俯身看看蹄印，随即道：“我等聆听大师教诲，愿随大师前往。”

智顺和尚微微颌首，遥指来路道：“正东群魔聚集，滥施狂暴，一路逐鹿不懈，四位何不前往拦道应劫，顺便救度苍生，勿令坠入苦海。”

四人会意，拱手道：“如此，大师保重，我等告辞……”

话音未落，忽听头顶山巅一声大笑，随即，一个蓬头虬髯，袒胸跣足，褐衣百结模样的流浪汉飘落面前。

“何方妖孽，胆敢在此间偷听！”

华山、崆峒四双八人同时长剑出鞘，将来者团团围住。

“哈哈……”流浪汉袒怀大笑，而后道：“诸位老兄，稍安毋躁，亦大可不必惊慌。大师，在下不才，这厢有礼了。”

智顺和尚将他上下细作打量一番后，沉声问道：“施主究竟何方人士，到此造访有何贵干？”

流浪汉依旧嬉戏之态，摇头晃脑地道：

“不才外出访友，偶经此地，别无他意。”言罢，随即改用入密传音之术道：“大师，山中暗桩遍地，为慎防隔墙有耳，不才来此单载，已探明陈夫人姑侄云中飞张昭隐居崆峒南山十万沟之中，今陈家老小五人脱困而去，必将投奔彼处。但据我推测，彼处亦劫难在即，大师须得设法救应才是。另据揣测，定有不少江湖弟兄已闻讯赶至，不才愿联络各处盟兄，共赴十万沟待命，得手之后，共聚紫荆山吾门友庄上。大师以为如何？”

说话间，那流浪汉将手掌伸到智顺和尚面前，一张即合。智顺和尚微笑颌首道：

“施主既是访友，请即上路，见着贵友，请代老衲问安。目下山中极不宁静，施主不妨在贵友处多盘桓些时日，切莫任性妄为，节外生枝，再滋生事端，惹火烧身。”

流浪汉会意，朝一千人嘻嘻一笑，高声道：“各位老兄，据闻正主儿恐已得手所索之物，明里向西追赶而来，暗里却想借此遁去，剪除亡党。各位若要东去，可遍告各路朋友，正道门友将不期前往相助！”说话之机，那人从袖中抽出一绺锦黄丝绣罗帕慢悠悠在鼻下把玩，那上面有黑色八卦图案，图案四边书以小篆“天意和谐”几个字。

智顺和尚见此心惊，暗赞此人智谋过人，竟能猜度我等之事。他眉头一皱，亦从怀中掏出一把小玩意儿，微哂道：

“施主童心未泯，老衲愿将此物奉送，供施主玩耍解闷，可否纳受？”

流浪汉见是一把黄色起花，顿时喜上眉梢，接过来塞入怀中，道声：“告辞！”一晃身，没人莽莽林海之中。

智顺和尚对左右人道：“方才那位施主之意，七位可曾明白？”